

·版本研究·

刘向《说苑》版本源流考

徐建委

《说苑》为西汉成帝时刘向校理前代文献整理而成的汇编性质的著作。该书由刘向采用新的分类方法编纂旧有的材料而成,因此具有后世类书的性质^①。《说苑》收录的材料几乎涉及到了战国秦汉间学术和文化的各个方面,研究价值非常大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,据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记载,刘向所著包括《说苑》《新序》五十篇,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《新序》三十卷,《说苑》二十卷,卷即是篇,故《说苑》原本应为二十篇^②,到《隋志》改篇为卷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也著录《说苑》为二十卷。可见《说苑》直到唐初一直以完整的形式流传下来。

到了《崇文总目》,著录的《说苑》就只有五篇了。据曾巩《说苑序》,他又从士大夫家发现十五篇,与旧有的五篇正好凑成二十篇完帙。但据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,曾巩所奏上的二十篇,实是十九篇,而将第十九篇《修文》分为上下两篇,以足二十篇之数。陆游《渭南文集》引李德刍云:“馆中《说苑》二十卷,而缺《反质》一卷。曾巩乃分《修文》为上下,以足二十卷。后高丽进一卷,遂足。”考今本《说苑·反质》,其所录各条正是表达“反质”之意,又敦煌古写本《反质》残卷与今本大同小异^③,李德刍说可信。由此可见,唐宋之间,《说苑》经历了从完帙到残缺,又到完帙的过程。

但是,北宋时期的二十卷本《说苑》相比唐代以前流传的《说苑》二十卷,有近百章的脱漏。据刘向《说苑叙录》,《说苑》有七百八十四章,而今传《说苑》却只有六百多章。在前代类书《修文殿御览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文思博要》基础上编成的《太平御览》中就有不少《说苑》的佚文,可见今本《说苑》已非

①参杜泽逊:《刘向刘歆文献学简论》,收录于《古籍整理研究论丛》,山东大学出版社,1991年。

②参张舜徽:《汉书艺文志通释》,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4年,第278页。

③参张舜徽:《积石丛稿·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》,兰州开元印书馆印壮议轩排印本,中国国家图书馆藏。

其全貌。

《说苑》宋代以来,版本较多,而明代版本尤多。各版本优劣虽易见,但其源流却略显芜杂,前人对此又少有辨析。因此有必要对刘向《说苑》的版本源流进行辨析,或有助于《说苑》研究的深入。

现存世最早的《说苑》版本是敦煌唐抄本《反质》篇残卷,存二十一章,章节次序与今本同,文字略有差异,见张舜徽《积石丛稿·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》。敦煌文物研究所另藏有一《反质》篇残卷,文字上与张舜徽所见相同,但较张氏所见少十几字,不知是否为同一卷子^①。又因其与后世各刻本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,且仅存不到一卷,故本文暂不录。下文所录版本虽仅有一源,即均为北宋时高丽进呈《反质》篇之后的本子,但相互之间还是存有明显的差异,故本文分以三个系统述之。

宋廿二行本系统

这个系统的版本最为精善,其源头乃北宋刻本,曾为黄丕烈所得,黄氏跋称:“余喜是书可与《新序》为合璧,而行款多同,必是北宋以来旧本,因遂得之。取校咸淳重刊本,实多是证。即如卷六‘阳虎得罪’条,多‘非桃李也’四字,卢抱经《群书拾补》中据《御览》以为有‘非桃李也’四字,诎知宋刻初本固有之耶。其他佳处,不可枚举,余悉校诸程荣本,以供同好之传录云。至于书有初刻重刻之别,又有原板修板之殊,前所收《新序》系初刻,而阳山顾大有藏者系翻版,兹所收《说苑》系原板,而虞山钱遵王校者系重刊,彼此先后,各有异同。”据此,可知黄丕烈确实认为他所藏廿二行本为北宋本,且是原刻。此本后入海源阁,王绍曾、崔国光等整理海源阁书目,称海源阁藏北宋本《说苑》与《荀子》等珍本被大连图书馆购去,1945年时尚存该馆,后连同《永乐大典》五十五册、宋本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等共十六种善本一并散失。1954年前苏联列宁图书馆归还我国《永乐大典》五十二册,其余珍本至今无消息^②。

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接近于北宋廿二行本《说苑》原貌的版本,是现藏上海图书馆的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本。根据这个刻本的跋,可以确定此本为影刻北宋廿二行本。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明抄本,其底本则是北宋廿二行本或云谦本,故也属于廿二行本系统。

①见斐云:《唐写本说苑反质篇读后记》,《文物》1961年第3期;王利器:《敦煌唐写本〈说苑·反质〉篇残卷校记跋尾》,《学林漫录》第7集,中华书局,1983年,李永宁:《敦煌文物研究所藏〈说苑·反质篇〉残卷校勘》,《敦煌研究文集》,甘肃民族出版社,2000年。

②黄丕烈著,潘祖荫辑,周少川点校: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9年,第74页。

③《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》,齐鲁书社,2002年,第149-150页。

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本《说苑》（上海图书馆藏，收入“中华再造善本”）

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

版心刻工姓名有：陈元、黄、林、亨、翁、庸、陈、包、青、万、正、金等。

避“匡”、“桓”，不避“构”。

卷末有跋曰：“宪使牧庵先生暇日出示刘向《说苑》，有益后学，俾绣之梓，以寿其传，诚盛事也。大德癸卯冬十月朔文学掾河南后学云谦敬书。”

按：据跋文可知此本乃覆刻牧庵先生藏本。牧庵先生的藏本是廿二行本，见下文按语。

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本《说苑》残卷（北大图书馆藏）

存十一至十九卷，二十卷存二叶半。

扉叶有“庚辰七月江安傅增湘借校一过”。每卷钤有“李盛铎印”、“木斋读过”二印。

卷末有袁克文跋：

《说苑》残本十卷，北宋末刊本。题下有鸿嘉四年一行，即绛云所谓此古人修书经进之体式，今本皆削去之者。士礼居所藏《新序》与此同种。《说苑》惟海源阁有之，湘潭袁氏亦有残本，殆即此耶。盖袁氏旧物多归于椒微师也，病中师遣僮持此见示，仅缀数言以记眼福。乙卯冬月克文。

按：此残卷先为李盛铎所得，定为北宋刻，后入北京大学图书馆。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为宋刻，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亦定为宋刻。但是通过将其与云谦本作细致的比对，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残卷实为云谦刻本，可能是初印本。

又，《藏园群书题记·校宋本说苑跋》^①详细记载此书流传经过，可参看。

傅增湘称北大藏残本版式行格与海源阁藏本悉同，又于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中称：“此书虽行款与海源阁本同，而字体不类，是翻刊本。”^②则云谦本为覆刻北宋廿二行本无疑。据黄丕烈于咸淳本、程荣本上的校语，也知宋廿二行本与云谦本一致，见下文。考云谦本《说苑》，我们不难发现，“匡”、“桓”避讳较严，而不是傅增湘所说的“遇宋讳皆不缺笔”，但不避赵构之讳，则其底本（廿二行本）确为北宋末年钦宗赵桓时的刻本。

再者，卷十一“魏文侯饮酒”条“饮不酌者”，咸淳本作“嚼”，敦煌本《反质》篇残卷也作“酌”字，可知云谦本是与早期《说苑》版本更为接近的本子。

明抄本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）

半叶九行，行十五字，字体清俊飘逸，有句读。抄录用纸为黑口，四周双边，双鱼尾。

卷首署“嘉靖四年己巳季冬月贵州提学副使徐姚王守仁书”。钤有“潘阳

^①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。

^②（清）莫友芝撰，傅增湘订补，傅嘉年整理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22页。

胡氏果泉藏书”、“文登于氏小谟觴馆藏本”、“文登于氏”、“海盐张元济经收”、“涵芬楼”等印。

按:此本特征与黄丕烈描述的宋廿二行本一致,如“阳虎得罪”条,有“非桃李也”四字,“醕而不让”,作“醕”,及各章节异文等等,与咸淳本、明刻本皆不同,而与云谦本同,可见这个抄本抄自宋廿二行本或云谦本。《四部丛刊》据此影印,遂为常见之本,同时也使宋廿二行本以另一种形式传布于世,功莫大焉。

至于署“嘉靖四年己巳季冬月贵州提学副使徐姚王守仁书”,张元济在《涵芬楼烬馀书录》中提到此署名“显系伪造。按嘉靖四年为乙酉非己巳,明官制有提督学道无提学副使,阳明于嘉靖初年封新建伯,兼南京兵部尚书,其后数年,辞官居越,久已不在贵州。妄人作伪,殊可憎也。”^①

宋咸淳本系统

南宋咸淳元年,镇江府学刻本印行,其底本是廿二行本系统中的某一北宋刻本。但文字上的错讹、脱漏较多,质量上就与北宋刻本有一定的差距,但总体上仍堪称优良。咸淳本经过多次修补和翻刻,书版一直流传到明代,故此本印量颇大,成为后世最常见的宋本。元代的版本主要依据咸淳本,大德年间的陈仁子本就是咸淳本基础上的精校精刻本。

明万历年间的吴勉学本、程荣本,是以咸淳本为校本,改正了不少明刻本系统的脱漏和错误,事实上已经属于咸淳本系统了。但是,这两个刻本都脱漏“木门子高”一章和“尾生杀身以成其信”一句。何鏜本、王谟本底本都是翻刻程荣本,本文从略。

事实上,南宋咸淳本与廿二行本的差别不是很大,但由于咸淳本有太多的重刻重印,印量大,自成体系。明清学者所称的宋版《说苑》,往往指咸淳本。为了将咸淳本与廿二行本分别开来,本文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版本系统来处理。

宋咸淳元年镇江府学刻元明递修本(中国国家图书馆藏,收入“中华再造善本”)

版框高 20 厘米,宽 15.7 厘米,十二册。白口间黑口,左右双边,半叶九行,行十八字,有刻工(但模糊不清,难以辨析)。

牌记有两处:卷十九末“岁壬申秋瑯山翁士白重修校正”;卷二十末:“咸淳乙丑九月乡贡进士直学胡达之眎役、迪功郎改差充镇江府府学教授徐沂、迪功郎特差充镇江府府学教授李士龙命工重刊”。藏书印有“稽瑞楼”、“翁同龢印”、“潘氏所藏”、“文治”、“现诰”等。

此书曾经黄丕烈以宋刻廿二行本和吴騫本合校,廿二行本和吴騫本多合,并与此本异。如卷五“郑代宋”章(卷五十叶反八行)“为”字,宋廿二行本、吴

^①张元济:《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》中册,商务印书馆,2003年,第552页。

本均作“焉”；“孙卿曰”章（卷五/十三叶/反二行）“致刑”二字之间，宋廿二行本、吴本多一“恶”字，同章（卷五/十四叶/三行）“俾作”二字之间，宋廿二行本、吴本多一“昼”字；“乐羊为魏将”章（卷五/十五叶/十一行）“信”字重出，宋廿二行本、吴本均不重。黄校止于卷六《复恩》篇。

书末有黄丕烈、顾广圻跋，其中黄丕烈跋未被收入《莞圃藏书题识》等收录黄氏题跋的著作。因其对于此本《说苑》的流传有资，故传录一节于后：

刘向所著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，于次行必记年号官衔，如《新序》曰阳朔某年，此《说苑》曰鸿嘉某年是也。除宋刻外，无有如此标题者。《新序》见过两宋刻：一原刻，一覆刻，行款多同，稍有字句之异耳。《说苑》此本出咸淳间重刊。又见一宋刻，其行款与《新序》同，书名上有“重校”字样，而不载年月，无从知刊在何时，其字句亦稍与此刻异，亦有校勘在程荣本上，可得两本之优劣矣。是书非宋刻皆有脱落，虽在程荣本前之旧刻，更甚。此虽残帙，真可宝也。六月二日午后检此又识，菟夫。

按：黄丕烈跋中提到的有“重校”字样的《说苑》，在黄丕烈校程荣本上约略有迹可寻。

明覆刻咸淳本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）

存十九卷（一至十三、十五至二十）。

孙志祖、吴騫、黄丕烈跋，半叶九行，行十八字，黑口，双鱼尾，左右双边。卷末有牌记：“咸淳乙丑九月乡贡进士直学胡达之眎役、迪功郎改差充镇江府府学教授徐沂、迪功郎特差充镇江府府学教授李士龙命工重刊。”

据张元济《涵芬楼烬馀书录》，所见刻工有：王郁、刘通、李晁、小王、刘潭、克中、李义、李思义、李四、李二、李周、王圻、蒋景春、原三。另有仅记一字者：孝、住、牛、耿、张、信、苗、马、袁、八、宜、武、史、高、常、范、赵、崔、王等字。

此本有黄丕烈“丁卯小春望日”、“道光辛巳春”跋、孙志祖跋、吴騫跋。藏书印有：“宋本”、“乙”、“吴氏兔床书画印”、“吴兔床书籍印”、“拜经楼吴氏藏书”、“拜经楼吴氏藏书印”、“临安志百卷人家”、“靚士”、“黄素亭藏书”、“海宁陈鱣观”、“莞圃藉读”、“涵芬楼”等。

按：此书即黄丕烈借校之吴槎客本，黄氏定为宋本之乙，仅在宋廿二行本之下。吴騫、张元济均定为宋咸淳本，王重民亦未否定。但据此书卷十八末所载孙志祖跋（又载《读书脞录》卷四），吴騫曾于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二月将此书出示于孙氏，孙氏对此本颇有怀疑：

晁氏《郡斋读书志》叙《说苑》篇目，避宋庙讳，易《敬慎》为《法戒》，而此本仍作《敬慎》^①。且王厚斋南宋人也，撰《困学纪闻》，引“晋灵

^①黄丕烈于校宋本跋曰：“余谓此疑咸淳本之出孝宗后尔，何亦不避，岂知重刻云者特翻旧本，故遇‘慎’字间缺末笔，若自来所得本并不避‘慎’字，则刻校先矣，宜‘敬慎’之不易为‘法戒’也。”

公造九层台,苟息上述求见”云云,此本亦无之,则非真宋本矣。

高步瀛在明末钟人杰刻本^①后录有吴汝纶跋语,对咸淳本有所怀疑,移录于下:

光绪二十七年,在京师借校一过,疑咸淳本乃明人覆刻,讹夺殊甚,中遇宋讳,时缺时不缺,亦其一证也。今仍称为咸淳本,以有书尾刊刻年月,始据名之。四月十九日汝纶记。 民国七年廿二日受业高步瀛敬录。

从黄丕烈宋元明递修本校记来看,此本文字与廿二行本多同,而与顾氏藏本微异。因此这个刻本虽然是咸淳本的翻刻本,但参考了宋廿二行本系统作了校勘。

元大德陈仁子刻本(中国国家图书馆)

存两卷,卷九、卷十。

版框高 14.7 厘米,宽 10.7 厘米。半叶十行,行十七字,细黑口,双鱼尾。

每卷卷首第二行低一字小字刻“鸿嘉四年三月己亥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上”。凡两章首尾两字相接,易误为一章时,第二章提行以“○”,以示分章。

卷九有两条校注:“秦始皇帝太后”章,“取皇太后迁之于萇阳宫”,下有校注:“一本作械阳。”“楚庄王筑层台”章,“又危加诸寡人”,“危”下有校注:“一作色。”

按: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大德九年陈仁子东山书院刻《梦溪笔谈》,板框大小与此本极为接近,行款字体亦极为相似,故此本刊刻年代当在大德九年前后。2004 年 11 月嘉德拍卖会出现一陈仁子刻本,署“大德陈仁子茶陵东山古迂书院”刻,存一至八卷,与此本为同一版刻,弥足珍贵^②。该版本文字上与咸淳本接近,如廿二行本系统的“醕”作“嚼”,卷十“好战之臣,不可不察也”一句属“楚恭王”章,就与咸淳本同,故将该刻本列入咸淳本系统。

明万历程荣刻《汉魏丛书》本(中国国家图书馆藏)

黄丕烈校并跋,吴翌凤题款。半叶九行,行二十字,白口,左右双边。

扉叶题“嘉庆乙亥五月吴翌凤借校”。下接黄丕烈手书“说苑目录”叶。此本卷一首叶第四行低三字刻“君道”,黄丕烈校添四空格,谓宋本低四字刻也。卷末,翻刻咸淳本牌记。书末有黄丕烈十条跋语,均收入《菴圃藏书题识》。

据黄丕烈跋,他校正此本主要的参校本为廿二行本,黄氏将卷一“说苑卷第一”校改为“校正刘向说苑卷第一”,正好与云谦本行款相符,则可进一步证明云谦本乃翻刻宋廿二行本。

藏书印有“菴圃手校”、“黄丕烈印”、“宋本”、“百宋一廬”、“黄丕烈

^①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。

^②姜寻编《中国古籍文献拍卖图录年鉴(2004)》第 145 页,中华书局,2005 年。

印”、“堯圃”、“堯圃手校”、“复翁”、“东郡杨氏鉴藏金石书画印”、“杨氏海源阁藏”、“杨彦合读书印”、“东郡杨绍和字彦合藏书之印”、“绍和”、“宋存书室”、“聊城杨氏三世收藏”。则知此本经黄丕烈手校后,曾入藏海源阁,今归国家图书馆。

按:程荣本翻刻了咸淳本牌记,其整体上也与咸淳本大同,只是脱落了目录、木门子高一条和“尾生杀身以成其信”一句,与吴勉学本极近,与其他明刻本多不同。陆心源《仪顾堂题跋》卷六认为程荣本出自何良俊本,其依据在于程荣本刻有何良俊序。但细检两书,实为不同系统,程荣本依据咸淳本补足了何本脱漏的十四章,已与何良俊刻本不同。故程荣本还是属咸淳本一脉更为恰当。

明吴勉学刻本(所见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)

半叶九行,行二十字,白口,左右双边。

每卷卷首镌刻“明□新安吴勉学校”。卷末无咸淳本牌记。其他版本特征同程荣本。

按:吴勉学刻本存有程荣本脱漏的目录叶,版式更加精美,是胜于程荣本的善本。这个刻本应该早于程荣刻本,吴勉学刻《二十子》书在万历三年、四年之间,《说苑》与二十子书性质接近,刊刻时代当在刻二十子书时前后不久。程荣刊刻《汉魏丛书》在万历二十年,当略晚于吴勉学本。沈德寿《抱经楼藏书志》所录上述两本,也是吴本在前,程本居后。两人同是新安人,程荣当是在参照咸淳本的基础上,翻刻吴勉学本。只因程荣本流传广,影响大,故而列于前。

之后,明何鏗刻《广汉魏丛书》、明钟人杰刻本、日人关嘉《说苑纂注》、清王谟刻《增订汉魏丛书》、光绪崇文书局刻本等版本《说苑》都属于这一版本系统。

自吴勉学、程荣翻刻咸淳本后,清代的《说苑》版本主要沿袭这个系统,但清代的刻本明显要少于明代,如王谟刻本之后,直到光绪年间才有崇文书局本,而其他光绪以后的清刻本大多也都是王谟《增订汉魏丛书》本^①。明末清初一直到近代学者,也多以咸淳本校勘明本,如钱谦益、何焯、陆貽典、钱曾、黄仪、孙志祖、陈鱣、王绍兰、严可均、黄丕烈、顾广圻、朱骏声、丁晏、莫友芝、袁芳瑛、姚觐元、朱学勤、谭献、曹元忠、邓邦述、吴昌绶、傅增湘、吴汝纶等等,都有校或跋,所据者主要是咸淳本。可见咸淳本及《汉魏丛书》翻刻咸淳本系统是清代《说苑》的主要版本形式。

^①严灵峰:《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》,中华书局,1993年,第304-305页。

元末至明刻本系统

这个系统的最大特征是卷三至卷十三之间有十五章的脱漏。该系统最早的版本是元麻沙小字本,其底本当是咸淳本。但麻沙本在刊刻时却产生了错简和脱漏。明代的多数刻本沿袭了麻沙小字本的脱漏。同时元麻沙小字本至明代诸刻本,卷首曾巩序的行款版式,乃至字体都一脉相承,因此这些版本可视为一个版本系统。

元刊十三行本残卷(北大图书馆藏)

存卷一至卷十。

半叶十三行,行二十四字。白口,四周双边。行款、版式、字体与国图藏明初十三行本一致。目录叶也与国图藏明初十三行本完全相同。

此本卷三脱“子路问于孔子”一章,卷四无“尾生杀身以成其信”一句,卷五脱“孟简子相梁”一章,卷六脱“楚庄王赐群臣酒”、“赵宣孟将上之绛”、“孝景时”、“蘧伯玉”、“阳虎得罪于卫”、“魏文侯与田子方语”、“吴起为魏将”等七章,卷九脱“赵简子举兵而攻齐”章。卷十有错简,“韩平子问于叔向”章至“其死也刚”为一章,“强万物草木之生也”至此章结尾错刻入“孔子曰存亡祸福”章“重译而朝”后,而“孔子曰存亡祸福”章末段文字错刻入“老子曰”章后,合刻为一章。“好战之臣不可不察也”章首句错刻为上一章“楚恭王”章之最末一句。

按: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称元麻沙小字本“前载南丰曾巩撰序”,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亦称元刊本“前有南丰曾氏序”,云谦本、陈仁子本曾巩序就是署“南丰曾巩”,与咸淳本不同。可见元刊本曾序开始署“南丰曾巩”。这一署名被大多数的明刻本所沿袭。

明初十三行本(中国国家图书馆藏)

半叶十三行,行二十四字,细黑口,四周双边。

此本卷一至卷十特点同于北大藏本。卷十一脱“襄成君”、“雍门子周”两章,卷十二脱“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”、“晏子使吴”两章,卷十三脱“安陵繆”一章。总计有十五章脱漏。

藏书印有“陈廷寿印”、“柳蓉春经眼印”、“博古斋收藏善本书籍”、“木斋”等。

按:北大所藏“元刊本”残卷与国图所藏明初十三行刻本,乍看亦认为是同一刻本,版式、行款、字体、脱落、错简无不一致。区别在于,北大元刊本曾巩序款与诸明刻本同,署“南丰曾巩”,序文“与旧为二十五篇”衍一“五”字,国图藏本曾巩序款与宋本同,文末署“编校书籍臣曾巩上”,序文不衍“五”字。若北大本在国图本后,不应衍刻“五”字,一般来说,北大本要早于国图本。

据《经籍访古志》,“明永乐丙申刊本,卷首曾巩序,目录后刘向校语

云“号曰新苑”，每半板十三行，行二十四字，曾序八行，行十七字”，这些特征与上述两本相同，当属同一版本系统；而日本藏本目录末有“永乐丙申孟春西园精舍新刊”木记，则其宜为重刻本。另，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南京图书馆和吉林省图书馆收藏西园精舍刻本，笔者均未见。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：“《新刊刘向先生说苑》二十卷。汉刘向撰。明正德、嘉靖间闽中刊本，十二行，二十四字，黑口，四周双阑。卷末有牌子，上横书‘西园堂’三字，下刊一图，作一人坐草庐观书，弟子趋入垣门问业状，甚为奇绝。江南图书馆藏。”江南图书馆为今南京图书馆之前身，且此书名与西园精舍本同为《新刊刘向先生说苑》，疑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行数笔误，应为十三行，此书盖南京图书馆所藏“西园精舍本”，实为西园精舍本的翻刻本。

明初九行十九字大字本（台北“中央图书馆”藏）

半叶九行，行十九字，黑口，有刻工，四周双边。

此本卷三至卷十三之脱文同国图明初十三行刻本。卷四无“尾生杀身以成其信”一句。卷十“好战之臣不可不察也”错简，属“楚恭王”章，与北大元刻本同。

按：此本曾巩序字体、行款与元麻沙小字本近似，书中的脱漏也相同，其底本应是以北大藏元刊本为代表的麻沙小字本。此本雕镂至为精美，王重民先生定为明洪武十五年刻本，是明官方定本，为诸明刻所祖。

翻刻明初大字本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）

袁芳瑛跋、邓邦述校。半叶九行，行十九字，黑口，有刻工，四周双边。

行款版式与明初大字本同，字体近乎一致，版心所刻刻工名也一致。但字体还是有细微的差异，并且版心的刻工名字有遗漏，故而判断此版本为明初大字本的翻刻本。时代当亦在明初，或为永乐年间刊本。

卷后有袁芳瑛^①跋：

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宋时已有合刻，当去曾子固校正之年不远，昔人尝□缕言之。惟今世所传，率皆丛书陋本，如明嘉靖时所刻每页二十二行，每行十八字本，尚未易得，矧先于此者乎？钱塘师购得《新序》精本，于《说苑》则阙焉。适芳瑛旧藏有是书，因举以奉之。师比诸延津之剑、合浦之珠，或可为艺林增一佳话耳。咸丰四载，候在白露降，受业袁芳瑛谨识。

明建文四年钱古训刻本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）

存卷十一至卷二十。

半叶十行，行十九字，四周双边，黑口，有刻工。

藏印有“傭书堂藏”。

^①袁芳瑛，清藏书家，字漱六，湖南湘潭人。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）进士。即北大藏云谦本残卷袁克文跋中所称之湘潭袁氏。

卷二十末章“鲁人身善织”章后，刻有：

汉文惟刘向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去三代未远，其措词□□立心忠爱，足以风动人者。予在乡校时尝伏而□之，然于义理之奥，体制之精，未能窥其涯涘。既□宦途，虽历缅甸诸国，涉江汉等险，尤思一快所□而怅然以弗得其书者，不知其几岁矣。岁次□□□守清漳道温陵，会校官杨耀宗，因索观架□□□《新序》十卷，为假以归，将侵梓□属□□□□□学得保昌校官郭惠所藏《说苑》廿卷以示，□□□知陈君亨、通判梁君定玉、朱君瓚、推官□□□□君懋、经历童宗安、知事熊兰清咸欲捐俸□□□二书齐备，以置之郡庠，庶淑俊乂，予既乐□□□于岁壬午夏六月望板成。噫！经以载道，史□□□，向之书虽未尽合典谟之心法，《春秋》之义□，□□□之至，将以扶世立身，亦非小补也。观者□□□。 岁次壬午夏六月望徐姚钱古训志。

末叶有牌记曰“清漳刊□林季欧□□”。

明楚藩刻本刘氏二书本（所见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）

半叶十行，行十九字，黑口，四周双边。

脱漏与明初大字本同。

藏印有“吴县朱氏藏书”、“向秣收之”等。

按：此为明嘉靖十四年楚藩崇本书院重刊本，其原刻为明正德五年楚藩刊本，正德楚藩本的底本则是洪武本，即明初大字本。此版为《说苑》版本中最为精美者之一。

明嘉靖二十六年何良俊刻本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）

朱骏声校。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单鱼尾，左右双边。

此本特征同于明初十三行本。

藏印有“朱骏声印”、“丰芎”、“潘博山藏书章”。

按：朱骏声用咸淳本校。

明嘉靖三十八年杨美益刻本（所见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）

半叶十一行，行十八字，白口，四周双边，双鱼尾。

此本脱漏、错简、异文与明初十三行本、何良俊本同。书末为《刻刘氏二书后序》和《跋》，序署“赐进士第亚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左参政前刑科都给事中灵宝彭范撰”，跋署“嘉靖己未孟冬河汾山人孔天胤撰”。

按：北大图书馆藏李方赤、许印林校，章钰跋本，为翻刻杨美益本。此本将杨美益序与彭范后序误刻在一起，使人不知所云。并将孔天胤跋移置于序后，列于书首。此本错讹较多，当为明后期山西地区的翻刻本。李方赤据咸淳本、程荣本校，许印林据《群书治要》校。

明天一阁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合刻本（台北“中央图书馆”藏）

叶德辉跋。半叶十行，行十八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

版心刻书名、卷数、叶数，书名不简写，如“刘向说苑卷一”。

《新序》后有叶德辉跋,对于明代刻本的研究极有价值,录如下:

明范氏天一阁所刻书皆九行十八字,独此刘向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二书为十行十八字,似别有依据。然细按之,亦与明人他刻本无异,远不如宋本之文句多完全处也。顾湘舟沅《汇刻书目》列范氏天一阁刻奇书二十种,此二书即在其内。范氏为明代大藏书家,中多宋元秘笈,乃读所刻书,无一本与宋刻,此与明季毛晋汲古阁刻书蔽同。余尝恨毛氏刻书不以家藏宋本翻刻,又不据善本校勘。今乃知明人刻书大都如此,非仅毛氏也。范刻诸书虽不佳,而流传绝少。近来阁书散出,宋元旧抄本多为京师沪上书估搜括一空,此乃残剩之册,缺叶尤多,吾亦收藏及之,聊以存明人版本之一种耳。二书明时尚有楚藩本、何良俊本、程荣《汉魏丛书》本,中以程本为佳,吾亦有之,则此不足贵矣。丁巳初夏小满节叶德辉题记。

按:明洪武十五年,颁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于天下学校,《说苑》与《新序》也大多合刻,如钱古训本、楚藩本、吴勉学本、何良俊本、杨美益本等都是刘氏二书的名义合刻。目前所见线装《说苑》以明版为最多。但明版除吴勉学、程荣刻本是以咸淳本为底本,何鏊本以程荣本为底本外,大多都脱漏严重,而且所脱章节也全同。据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,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,不准另刻^①,而《说苑》属于明代官方较为重要的刻书,这应该是明版《说苑》诸本错漏相同的原因。在当时的情况下,即使天一阁藏有宋元善本《说苑》,其镌刻《说苑》也要完全依据官方定本。而明诸《说苑》版刻皆祖于明洪武十五年刻本,原因也在于此。

明天启二年严翼刻本 (所见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本)

袁宏道、黄汝亨序,陈继儒审阅。半叶八行,行十八字,白口,单边,单鱼尾。

卷首依次为袁宏道《刘氏新序说苑合集序》,黄汝亨《重刻新序说苑序》,严翼跋。跋称:

刘向所编《说苑》二十卷、《新序》一十卷,先叔太宰寅所公甚宝爱之,自秉铨以及谢政,未尝弃去,曰:“清风明月与此书,为我三友也。”先伯父给谏绍峰公苦其湮灭,遍购善本,谋欲重镌。余小子又数四详校,复请正于博雅诸大君子,方敢授梓。匪直笃承先志,亦以公诸海寓云。樵李后学严翼谨跋。

跋后依次为“刘向说苑序”(第二行下刻“南丰曾巩”,序文衍“五”字,无“编校书籍臣曾巩上”一句)、“目录”、刘向奏序。其他特征同于上述诸明刻本。

^①叶德辉:《书林清话》卷七“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”条,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9年,第183-184页。

总之,《说苑》各版本只有一个源头,即北宋时期重集之后的完整二十卷本,廿二行本是最接近于原貌的刻本。其后从廿二行本分流出南宋咸淳本,咸淳本又分流出元麻沙小字本。明初大字本、钱古训本、杨美益本、何良俊本、严翼本、天一阁本、翻刻杨美益本等明刻本都属于麻沙小字本一流,脱漏十五章。而吴勉学、程荣诸版本则祖述咸淳本,是正良多。明抄本又源自廿二行本,后被收入《四部丛刊》。各本虽然同源,却属三个不同的支流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

《古籍研究与出版》(暂定名)征稿

为配合古籍再生性保护工作,及时反映古籍整理研究与出版的最新成果,促进古籍研究与出版领域的学术交流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拟从2008年起推出《古籍研究与出版》(暂拟此名,欢迎专家学者提供更好的书名建议)。现向学界征稿。

本书不定期出版,栏目包括:专家序跋、古籍珍品、业界动态、新书目录、文献学家小传、古籍小知识等。力求从多层次、多角度展示古籍研究、古籍保护、古籍出版、古籍收藏的方方面面,为古籍研究、出版、收藏及爱好者提供一块交流的园地。第一辑将于6月底出版。

稿件要求:

- 1.观点明确,资料可靠,书写规范,文责自负。
- 2.字数以1000至3000字为宜。

投稿邮箱: yingxiaochu@126.com 投稿请注明“《古籍研究与出版》投稿”

通讯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七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营销策划室

邮编:100034

电话:010-66136740

联系部门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营销策划室